

山东省志資料

SHANDONG

SHENGZHI

ZILIAO

1

1961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編
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志资料(季刊)

第一期 1961年2月1日

編輯者: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
出版者:山东人民出版社
印刷者:山东新华印刷
总发行处:山东省邮电管理
訂購处:各地邮电
零售处:各地新华书店

本刊代号: 24-16

本期定价: 0.40元

目 录

我充任山东省諮議局議員的回忆... 张公制 口述 (1)
楊伯岡 整理

孙宝琦电档中有关辛亥革命在山东的
情况史料选輯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 (8)
历史研究所輯

辛亥革命期間张广建电函选輯..... 赵鎮致輯 (36)

我充任山东省諮議局議員的回忆

张公制口述 楊伯岡整理

一、山东省諮議局的产生

諮議局之設立，系于清朝末年，清廷为了緩和国内的革命浪潮，一方面对外表示变法維新，施政公諸輿論；一方面借籌設資政院及各省諮議局为招牌，推延君主立宪。山东省諮議局于光緒三十四年十月十九日設立筹办处，参預的人員，都是当时的官吏和在乡的士紳，負責办理选举和講演諮議局章程等。各州、府、县設立选举調查事务所，負責調查选民及初选复选事宜。經過半年多的筹备調查，确定在宣統元年九月一日，召开第一次大会成立山东諮議局。

二、山东省諮議局筹备經過

山东省諮議局議員共103名（各县的調查合格选民分配100名，青州、德州駐防旗营分配3名）。选民資格根据諮議局章程：凡本省籍貫之男子年滿二十五岁以上，具有下列資格之一者，有选举議員之权：1.曾在本省办理学务及其他公益事务滿三年以上有成績者；2.曾在本国或外国中学堂及与中学同等或以上的学堂毕业領有文憑者；3.有举、貢、生員以上出身者；4.曾任实缺职官文七品、武五品以上未被参革者；在本省地方有五千元以上之营业資本或不动产者（非本省籍貫的，寄居滿十年以上，在寄居地方有一万元以上营业資本或不动产者亦得有选举諮議局議員之权）。議員資格，选举章程并无限制，凡在本选区范围内

年滿三十岁之男子，未被剥夺选举权及停止选举权者均可当选。

青州府屬各县分配議員九名，初选当选人額数，应照議員額数加多十倍，各县共选出九十名。初选复选投票均用单記（每票只写一人），以过半数为当选。所不同者，初选以实到人数計算，复选則以議員名額計算，得五票以上即为过半数。如第一次投票过半数者不足名額，則就次多数者加倍榜示再行投票。如超过名額，則过半数中票較少者列为候补当选人。安丘初选当选人二十名，公推我和周树标为議員。临投票前夕，根据实到人数，除确保我和周树标当选外，尙余三票。当时各县对議員不知重視，竞选并不热烈，估計情形，再举出議員一名，方足九人之数。安丘由张其伟出面与他县联络，采取抓阄方法，共同用足够票数选举一人，結果张其伟当选。本县共計选出議員三名。我那时在本县充劝学所总董，年少激进，因抽庙产、打神象，被僧、道所控告，当时旧家庭都不愿身入公門，感到再持續下去有些困难，拟自費赴日本留学，但老母不愿我远离，正值筹設諮議局，因而被选为議員，脱离了劝学所。

諮議局第一屆大会定于宣統元年九月一日開幕。各县議員須于七月一日至十日內到省报到。在七、八两个月內，第一个任务：講習欽定諮議局章程及議事細則；第二个任务：酝酿选举正、副議長（資政院議員于第一屆常年会閉会前选出，常駐議員則于每年常会閉会前选举一次）。

清朝末年，山东巡撫孙宝琦在各省督撫中，是比較开明的。幕府中的人物大部分系留学生，如孙念生（后改名念希）、楼辛木、张易吾等皆兼充法政專門学校教員。山东的留学生如丁世嶧（佛言）、周树标（建龙）、张志助（景尧）也是法政專門学校教員（丁登州人，周、王青州人），因此与幕府声气相通。清末最重科举，有些山东籍的翰林、进士在籍的，孙宝琦都加以罗致。如曲卓新（主事、日本留学生，登州人）任自治研究所长。

此外，如石金声（主事，博山人）、楊毓泗（济宁人）、于普源（濰县人）、馬蔭荣（东昌府人）、王景禧（費县人、任农林专校监督）等都是翰林，除石金声外，后来都被选为議員。在省的議員自动設立事务所，地址在府学西廡，負責酝酿选举及招待工作。常住所內的有张汉章（卓夫、荷澤人），常去的有丁世嶧、周树标、于洪起、朱承恩、张云涓等，担任联络工作。最先提名的議長是曲卓新，副議長于普源、周树标、書記长（即秘書长）为张汉章，酝酿多日，大家都无意見。后来曲卓新和丁世嶧談，要我当議長，秘書长由我任用，原先提出来的不算数，他的意見以安茂寅任秘書长（自治研究所教員兼秘書，日本留学生，日照人）。这一計劃，因丁世嶧說話不慎，在选举前三天被张汉章得知，就揚言諮議局被东府議員把持起来，沒有西府議員的份。他們奔走了一天一夜，把这一計劃推翻，另提出楊毓泗、王景禧、于普源分任正副議長，秘書长仍为张汉章。

三、“六二党”集团的形成

根据諮議局議事的規定，議案必須有過半數以上的同意方能通过。张汉章等为了掌握表決权，把持會議，就費尽心机，爭取多数，孤立異己。計劃將資政院十名議員悉數由諮議局議員充任（定章：資政院議員資格无任何限制），除了十位資政院議員選出后，即不屬於省諮議局以外，实有議員只有九十三人，其中要選出常駐議員二十名。因此，決定九十三名議員中在选举奔走最力的可以連選連任三年，其余的根据出力多少，可以連任二年或一年，并且預先搭配好誰連任几年，在何年連選連任。这样，在常駐議員及一般議員中經常保持六十二人的多数，成为一个集团，外界称之为“六二党”。丁世嶧、周树标、王志勛等很負時望，虽然也被吸收到常駐委員之中，但人少勢孤，无能为力。在这个集团以外，尚有四十一人，都比較正派，不附合“六二党”，有的熟

人就开玩笑說：他們是“六二党”你們豈不成了“四十一”嗎（济南土語罵人語）？資政院議員中的陈命官原系“六二党”人，被选为資政院議員后即脱离“六二党”，把选举内幕編成章回小說的回目四十回，痛詆“六二党”，登載于济南的一个小报上，可見“六二党”在当时是为人所不齿。

四、兩派議員的斗争及我們辞职的經過

三位議長都是滿清官僚，和孙宝琦打成一片。丁世嶸、周树标、王志勛等时常有所建議，打中政府的痛处，兩派間在政見上时常有爭執，最后集中反映到萊阳曲詩文一案，展開了兩派之間的激烈斗争，也是造成部分議員憤而辞职的主要原因。

萊阳曲詩文事件的发生，系由于官紳勾結，亏欠积谷，苛捐扰民，激起民变，詳細情形可參閱山东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册（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不作詳述。当事件发生之初，虽不断有人反映情况，而諮議局負責人漠不关心，并未过問。后来事件愈来愈扩大，官紳指曲詩文为“匪”，聚众变乱。省撫派兵鎮压，发生奸淫搶掠及戕杀农民等罪行，旅京同乡激起公憤（当时旅京同乡东府籍占大多数），学部丞参上行走柯劭忞，举人张春海等联名向都察院呈控，并将派人調查的經過刊印“萊阳事变实地調查報告書”向全国呼吁，其中即指出省諮議局之聾瞶及萊籍議員孙趾孟阿附官紳顛倒輿論。山东籍御史王宝田也参奏孙宝琦縱兵殃民。在这个时候，孙宝琦即示意諮議局提出討論，当时駐會議員分为兩派，各有不同的主张，决定派王志勛（維新派）、孙丕承（系“六二党”的重要人物，楊毓泗的參謀，綽号“二秘書长”）赴萊阳調查。孙丕承与萊阳官紳有往来，意存偏袒，顛倒輿論；王志勛比較主持公道，結果二人的報告內容不一致。王志勛的報告認為是官逼民反，罪在乡紳，与旅京同乡的報告書內容相近；孙丕承的報告認為曲詩文是賭棍，聚众抗捐，不应惩办官紳，并說

派去的軍隊很守紀律（王志勛的報告書原文參閱山東近代史資料第二分冊）。

諮議局第二屆大會，因曲詩文案件非常重要，首先提出討論。開會之第二日，邀請孫寶琦到會，在會上我們推丁世嶧代表提出質問，態度很平和，而“六二黨”議員則故意提出一些別的問題質問，希圖把主題引到另一方面去。孫寶琦在客室休息時，楊毓泗作陪，對孫表示山東旅京同鄉的報告書說的過火，替孫寶琦抱屈。孫在答复質問時，態度也很和藹，但稱曲詩文為“匪”，是聚眾抗拒，官紳則系措置失當，來搪塞質問，無結果而散（經過情形可參閱山東近代史資料刊載的尙慶翰起草的王志勛等辭職緣由報告書）。

王、孫二人的調查經過，系分兩天報告的。第一天由王志勛報告，未作討論，即行散會。次日由孫丕承報告。我們對報告內容及所作的結論提出反對，丁世嶧發言最多，也較為激烈。正討論間，議長楊毓泗違反議事規則，未退歸議員席位，即公然參加討論，為孫丕承作辯護，並說：主張懲辦官紳的即是“曲黨”。當時全場譁然，紛起質問，我表示，即使辭職，也不能同意孫丕承的報告。全場秩序既亂，議長即搖鈴散會。次日繼續討論。議員鞠美（非“六二黨”人）首先立起質問議長為什麼說“懲辦官紳，即為曲黨”？我們也紛起質問：“為什麼遵奉上諭的指為曲黨”？議長不敢承認曾說過這樣話，而“六二黨”的議員也說不曾聽見議長這樣講過。這時秩序又亂，我和王志勛、丁世嶧、周樹標、尙慶翰表示要辭職，並立即退席。我們五人開會公議提出兩種理由辭職，推尙慶翰起草擬辭職書送交諮議局。我們遞了辭職書後，議員鞠美曾到我的寓所訪問，表示同情我們的見解，並說：你們的發言過於激烈，你的發言也太質直，辭無枝葉。又說可以不必堅持辭職，現在辭職書既已遞去，開會時伊先到會，聯合同人不通過我們的辭職書。“六二黨”人則唯恐我們留會，將繼續作梗，想

借此机会把我们排斥出去。当开会报告我们的辞职书时，鞠笑首先发言不赞成我们的辞职，提議应当挽留。朱承恩即起繼續发言說：辞职乃人之自由，合于会章，应听其辞职。“六二党”人群起附合，未付正式表决即予通过。其实即便不通过，我們也不打算再到会。事后諮議局将我們辞职一事呈报撫院并呈請撤銷我們的議員資格，幕府諸人不同意这种处理方法，孙宝琦也不愿公开得罪我們，因而予以駁斥，大意謂：會議討論爭辯激烈乃事理之常，即提出辞职，亦一时憤激所致，遽准其辞职，殊屬非是，呈請撤銷其議員資格，等于褫革，也与定章不合云。后由局呈复，这是全体議員起立通过的，坚持前議，遂含糊了事。孙宝琦这一举动，一則是官僚滑头，慣用两面手法；一則可見“六二党”不顧一切，偏袒官紳的行为，殊超出孙宝琦交局調查討論所希望以外，这是“六二党”的罪恶，無論如何强辯，仍为輿論所不能寬恕。

曲卓新自議長落选后，即經常請假不到会，討論曲詩文案件时也未在場，因为对这一問題的处理不滿意，也提出辞职。報紙登載这一消息时，称我們为“六君子”，当时輿論給予我們以很大的支持和鼓励，虽然人少力微，于事无补，但在公理上却取得了胜利。我們五人情意素合，所以民元以后，我与王志勛等在政治上的共同行动，追隨他們，也是很自然的。

我們自辞职后即完全脱离諮議局，不再过問。关于曲詩文一案，在“六二党”的操縱下，諮議局根据孙丕承的报告，作了表决。第二屆會議报告書也只登載孙丕承的报告，王志勛的报告未見登載。后因为旅京同乡公布山东省諮議局罪状二十六条（其中八至十二条涉及曲詩文案件，原文載：昌阳吟筒录），“六二党人”就編造事实，提出“辯誣書”为自己辯护，所列举的情况均与事实不符。清政府对于这一案件，一方面袒护官紳，极力設法为之开脫；一方面也不敢公然抹杀輿論。最后清廷內閣頒发上諭：一部份官吏有的革职，有的革职永不叙用；紳士王圻等有的革职，有的

革职后交地方官严加管束；孙宝琦免其置議。官逼民反，戕杀良民的巨案就此含糊了結。

我們辞职的另一原因：按照諮議局章程，所有建議通过后，由局提出，不須建議人署名。第二屆會議，孙宝琦通知呈院議案須署提案人姓名，經議長提出投票表決，以多数同意通过。我們認為似此追加条文，破坏法律，則諮議局前途何堪設想，虽多数取決，少数者不能反对，但此非法決議，万难服从，因而提出辞职。

五、我們辞职后的見聞

以上系我充任山东省諮議局議員时所了解的部分情况。辞职以后，不久我即回家，对他們的活动了解很少，只知道始終为“六二党”所把持，直到辛亥革命，机构取銷，这一集团才被打散。三位議長在袁世凱破坏革命，酝酿帝制时，都在“劝进表”上签过名；秘書长张汉章曾充当众議院議員，在曹錕贿选时，投了贿选票。孙丕承系招远人，前清廪生。作文发笔很快，詩文典故記得很多，在本县有“文豪”之称。酒量飯量均大，能兼数人，身体高大，四方白臉，外似慷慨，內实阴险。楊毓泗对孙极加信任，令其随时閱看局中文件。张汉章心怀嫉妒，謂其越权，楊即下条子令其兼秘書职务（局章：議員不能兼局內職員）。孙与王圻关系极密，往来頻繁，甚至留宿局中，里应外合，萊紳之活动，多由其主謀，故人言嘖嘖，謂其受重賄。民国七年第二屆省議會成立，孙复当选为議員，加入議員公寓（以我为首的地方議員团体）。民国十年病歿于济南。关于曲詩文的問題，我在青島听見萊阳人說：曲詩文在萊阳深得人心，为群众所掩护，当时未被捕，事定后逃往东北，軍閥时代，曲回萊探望，为城紳所偵知，向駐軍告密，謂其糾众作乱，在烟台上船回东北时被捕遇害。

孙宝琦电档中有关辛亥革命 在山东的情况史料选輯

中国科学院山东分院历史研究所輯

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正当辛亥革命时期，孙宝琦出任山东巡撫。作为清政府的忠实奴僕，他忠实地执行其主子交給的使命，残酷地統治压榨山东人民，血腥鎮压革命运动。辛亥革命前夕，孙宝琦极残暴地鎮压了莱阳、海阳等地的农民起义。辛亥革命爆发后，在革命形势逼迫和山东人民反清斗争的打击下，他狡猾地耍弄了反革命的两面手法：一方面表示贊成共和，宣布独立，表演了一幕“奉旨革命”的丑剧；另方面則与袁世凱等反动势力勾結，为清政府出謀献策，反对和破坏辛亥革命，加紧鎮压山东各地的革命活动。但富有革命传统的山东人民，在高涨的革命形势推动下，此起彼伏地进行英勇的革命斗争，給这个反革命刽子手和清王朝以沉重的打击。

孙宝琦电档中的一些材料反映了上述情况，有助于对辛亥革命在山东的情况的研究，所以我们輯录了这个資料。但这是一个反面材料，其中敌視和污蔑人民革命斗争，甚至歪曲史实的地方是很多的，运用时必须注意。輯录的資料主要按問題分为四个专题，专题中的电档按時間先后編次，并在必要地方加上按語。

值此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前夕，我們輯录了这个資料，期望它对了解和研究辛亥革命的問題能起一定的作用。但限于編者的水平，錯誤不妥之处必不可免，希讀者批評指正。

一、辛亥革命前夕孙宝琦对莱阳农民抗糧斗争的残酷鎮压

萊阳来电（宣統二年四月十三日）

县境旌旗乡民借算仓谷，聚众来城混鬧，当将前历任谷石变价生息，公用开示，并詳加开导，始知誤听人言，遂即解散，幸未滋事。自必有人煽惑，非拏办首要，不足以儆将来，且恐愚民无知，他乡或再倣尤。除先函請附近防营来县弹压外，务請电由登州鎮速拨步队两哨到萊暫駐，以資鎮懾。知县朱槐之叩。諫。

发萊阳电（宣統二年四月十七日）

烟台送萊阳朱令：諫电悉。事既解散，切勿张皇，惩劝兼施，全在相机酌办；既据請拨防营，已电登鎮酌調数棚，暫資鎮懾。撫院孙。洽。

青州来电（宣統二年四月十八日）

洽电敬悉：昨据萊阳县电稟，当已电飭第二营陈帮帶忠訓抽带一哨前往，暫駐鎮懾。安堂叩。巧。

青州来电（宣統二年五月初九日）

大帅鉴：密。庚电謹悉，萊海聚众聞均解散，所派弁勇已飭妥慎弹压，余詳稟。安堂叩。青。

北京来电（宣統二年五月十二日）

萊阳土匪焚掠甚夥，望速派兵妥办。塘叩。

（按塘为清侍郎王塘，即萊阳农民抗粮斗争打击的主要对象王圻之堂兄）

发王侍郎电（宣統二年五月十二日）

北京石老娘胡同王侍郎：文电悉。萊阳邑滋事由于追算积谷，前已派兵弹压，业經解散。昨晚聞土棍曲士文、曲桂舟等勒胁二

千余人，拆烧王景岳、高丹斋住房，又烧毁陈姓两家，实屬目无法紀，已飞飭認真拿办，知念奉复。琦。震。

青州来电（宣統二年五月十七日）

公密，元、盐、銑四电先后謹悉。楊道已到青会晤，妥商遵諭办理。萊阳已駐步队七棚，海阳六棚，茲又遵派馬队一哨，先赴萊阳，并派步队两棚随同楊道前往，余容續稟。安堂叩。篠。

发徐中堂电（宣統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北京徐中堂洪密：轉发梅兄，萊海依然不靖，楊道請兵，已商軍部酌拨五鎮軍队，請速回烟为盼。琦。沁。

（按：徐中堂为徐世昌，梅兄为徐世光。）

发烟台电（宣統二年六月初一日）

烟台道署送周丞，洪密。准海軍大臣电开：“派海琛、飞鵬开赴烟台，并派楊敬修、林頌庄两管带晤关道相机妥慎办理”等因；徐观察旋望轉告查照，廿七后萊海未来报，极为焦念，有消息速电告，派艦事可告楊观察知之。琦。东。

发青州电（宣統二年六月初一日）

青州李鎮台公密：惠函敬悉。調拨五鎮軍队，系为防德人借口兼壮声势起見，分赴萊海一带，但期坐鎮，所有防勦事宜，自应先由巡防队認真办理，必不得已，再請五鎮接应。閣下見叶协統希即会商妥筹，彼此相机从事，俟到萊海后，并将各队分駐情形随时电告为盼。再即墨近租界，且为后路要地，应由叶协統留步队一营連同炮队以为声援，請妥商是要。琦。先。

发烟台徐道电（宣統二年七月十五日）

天津北方日報七月十二日載旅烟俄人某氏奉其領事之命前往萊陽縣調查，據其報告云：“被炮轟斃者一千七百六十二名，經兵蹂躪老幼婦女投井溺河而死者約三千零四、五十名，燒毀十三村庄一千八百三十四戶，民房一萬三千四百余間”等語。希詢俄領是否確有其事，如是子虛，望即電請津海關道向該館詰問，并囑俄領轉囑駐津俄領與該館交涉。自萊事起，該報日造謠言，聞實曲逆黨所為，烟台有通訊人，希密訪為要。琦。銑。

（按：徐道為徐世光）

發青州葉鎮電（宣統三年三月初三日）

據諮議局呈送，萊陽副貢李方保等請願書內稱：曲逆于去臘潛回結黨，再謀暴動等情；希即分飭營縣，嚴密訪查，妥慎防范，以弭隱患。余詳咨。琦。江。

發萊陽侯令電（宣統三年八月十四日）

頃接招遠黃令元電稱：“據偵探曲逆在萊陽滋擾，經侯令追逐，有竄入招遠之信，已會營往拿”等情。除電飭鎮營確查防捕外，究竟該逆在縣境如何滋擾，該令如何追逐，速將實情電復，一面會同嚴捕為妥。院。鹽。

發丈嶺李標統，即墨送萊陽侯令（宣統三年八月十四日）

徐道電：“栖霞縣稟探：曲逆勾結胡匪郭鳳年在萊陽林家園聚黨誘煽，萊兵弁往探，害四人，現與兵弁對壘，被焚三村，栖霞境內各村已有萊民避難者”等語；希即知照董管帶督隊迅速抄拿，勿任漏網竄擾，被煽鄉愚仍當剴切曉諭解散，毋得株連。如慮兵單，即由該標統抽調兩隊，兩路星夜前往截拿，切切毋延。撫院孫。鹽。

徐道来电 (宣統三年八月十四日)

据栖霞胡令稟：“据探曲逆勾結胡匪郭鳳年在萊阳 林家园聚党誘煽，萊兵弁往探，害四人，現与兵弁对垒，被焚三村，栖境观里各村已有萊民避难者”等語；查郭鳳年即侯令稟招远人之郭福儿，是否曲逆勾結，抑或借其声势为煽惑？現萊阳駐有标兵二百余人，乞轉飭李标統会同协办勘拿，当易扑灭，伏乞鈞示，世光叩。寒。

发青州叶鎮电 (宣統三年八月十四日)

頃据招远黄令元电称：“据偵探稟：曲逆在萊阳滋扰，經 侯令追逐，有窜入招远之信。已会营往拿”等情；除电飭侯令查明，是否真确速即电复外，希分飭标营就近确查，协办防捕，并将确情具报为盼。琦。盐。

发叶鎮电 (宣統三年八月十五日)

来牒閱悉，曲逆复图起事，戕害丁役，焚烧民居，亟应迅图剿捕，免致滋蔓。李标統行否？带兵若干？續有探聞，乞詳示。琦。咸。

发青島何大臣电 (宣統三年八月十七日)

現派蔡营官帶馬队目兵六十名，赴萊阳一带巡防，于十九日由省乘火車至城阳下車，經過环界特先知会，希查照并乞轉鐵路公司寬备車輛为感。东撫孙。篠。

发即墨水沟头工程委員飞送萊阳 (宣統三年八月十八日)

侯大令：曲逆煽乱，近日如何情形，未据稟报，聞該令离署七日，現在何处，仰速即会同董管带迅速严緝，毋任滋扰，复电送水沟头工作处接递較速。撫院孙。巧。

发即墨张令电（宣統三年八月十八日）

省城派张管带督队赴莱阳，明日至城阳下車，共官弁兵夫一百一名，馬七十五匹。希飭备火車三輛并草料等，无誤軍需。电工材料速飭起运至水沟头，俾可通报至要。院。嘯。

发即墨、胶州、高密、海阳、栖霞、平度、招远、黄县各州县（宣統三年八月十八日）

曲逆为漏网要犯，現又聚党煽乱，連日經侯令跟踪追捕，擒获死党多名，該逆托足无方，势必随处窜逸，应即会同严密兜拿，毋任逃脱。如有人拿获送案，确系正身，准賞千金，望即遵办，并随时报查。院。嘯。

发即墨电（宣統三年八月二十日）

莱阳侯令、董管带：齐密，嘯电悉。該逆既势穷力竭，不难擒获，应即設法偵緝，无任漏网。蔡管带已抵即墨，未便即归，俟到莱后如果曲逆緝获，人心大定，再飭取道掖县等处巡弋回省。院。号。

发青州叶鎮（宣統三年八月十八日）

侯令嘯电称：“十七由旧店到日庄，探聞曲逆死党仅五人均窜逸，非兵队所能追获。今已带队回城，設法訪緝，請免調馬队赴莱”等語。查蔡管带已抵即墨，未便即归，飭俟到莱后，如果曲逆就获，再飭取道掖县回省。青丈两处軍队勿再調拨，免致浮費，并分飭各营严密偵拿，毋稍疏懈，如緝获曲逆，賞銀千兩，并即传知。琦。号。

发李标統电（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二日）

萊境近日如何，如已安靖，執事速先來省，有要事相商。蔡管帶仍留萊與董管帶分投密拿，曲、郭二逆務獲。附近如有不靖，亦即會合緝捕，并嚴束兵丁毋任滋事至要。盼復。琦。檄。

發即墨侯令（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董、蔡管帶同閱：接徐道電，曲逆竄匿平度境內，望即會合迅與該州嚴密偵緝。此次曲逆初起，該令等探訪不實，認為謠傳，未能早行緝獲。今又任竄逸，實難辭咎，希速認真訪緝務獲，毋使漏網至要。撫院孫。敬。

發徐道電（宣統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養、濠、敬電均悉。曲逆竄平境，已分飭協緝，租輪巡海，是否配警兵，計若干？望見復。掖縣已由登鎮暫撥兩棚前往，貴處前撥四十名可即撤回，以資防護，左路兵單，烟防緊要，早經慮及，容妥籌另告。琦。迴。

發萊陽工程處探送李標統（齊密）（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敬電悉。已分飭沿海各州縣遵辦，現在鄂省兵變，武昌失陷，各處伏莽滋多，務飭各營加緊偵防，并將曲逆等趕速緝獲，以絕根株，至要。執事速即來省。琦。有。

發膠州、宁海州、萊陽、昌邑、即墨、蓬萊、黃縣、海陽、壽光、福山、文登、掖縣、諸城各州縣電（宣統三年八月二十五日）

接李標統電：“萊境稍安，曲士文、郭鳳年仍未獲到。曲逆六十二歲，身長須白。郭逆三十五歲，身短無須。請速飭沿海輪、民船各口查拿”。望即就所轄各口查拿，毋任逃逸，獲到曲逆准賞銀千兩，郭福兒賞五百兩，候送萊陽縣驗明正身照領。撫